

就业创业路上的多彩人生

系列报道之三十一/三十二

郭世越: 用皮尺丈量幸福人生

本报记者 王娜 王鼎 王沛瑶 文/图

“为什么你穿西装有范儿，我穿就像工作服。”

“因为样衣都是按我的尺码做的，不合你的身。等你穿上自己的西装，肯定更有范儿。”

周末，是33岁的郭世越最忙的时候。他是一家定制西装店的创始人，也是店里唯一的量体师。挑选样衣款式、为顾客量体、给对接工厂下制衣单……他一刻也不得闲。这家位于银川市金凤区绿地新都会的BUACOKLIGH西装定制店，自2023年6月开业以来，已成功交付近1500套定制西装。

2013年，从陕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服装设计与工程专业毕业后，郭世越进入一家宁夏本地服装企业任制版师。7年时间里，他为能将纸上的设计图制成实实在在的版式而骄傲，却也总能听到朋友抱怨“穿西装不好看”。他逐渐意识到，流水线生产的“标准码”对穿着者的身材要求过高。“衣服是为人服务的，不该让人去迁就衣服。”

带着“当局者迷”的困惑，2020年，他决定去从未接触过的能源行业“换换脑子”。虽未在新领域干出名堂，但他在实践中锻炼了之前从未接触过的销售和商业接待能力。

2023年，在为自己筹备婚礼时，郭世越发现绿地新都会商圈有一家正在转让的西装店。这个商圈内婚纱店密集，定制西装却很少，西装要么是婚纱租赁时“顺带手”的赠品，要么是千篇一律的成衣。“既然大部分西装都不理想，那就自己做！”郭世越果断接手店面。他以“逆光”一词的英文“Backlight”为原型重组成店名，因为“逆光下，人体的轮廓与服装质感更加真实，身材的‘不完美’反而会成为独特的标识。”他解释，定制西装的意义不在于掩盖瑕疵，而是通过肩线弧度、缝线走向等细节，让穿着者接纳真实的自己。

郭世越的工作台上，皮尺与肩斜测量仪并排摆放，这是他最亲密的“战友”。“量体师的工作不只是要完成身体20多个部位的测量，更要读懂顾客的期待。”有的顾

客在量体过程中会收腹挺胸调整身形，郭世越就拿着样衣解释成衣是如何通过设计和工艺“修正”穿着身材的，等顾客放松下来再开始测量。他的工作间里存放着上千份量体单，每一份都有他单独标注出的顾客体型特征和穿衣喜好。“量体结束后我都会让顾客拍下量体单的数据，这样以后他们买衣服或做衣服都会更方便。”郭世越说。

量体师的手上和心里都要“有数”，而这份“有数”也曾帮顾客解决过大麻烦。

去年春天，53岁的秦建川带着女婿来到店里，一见面就激动地拍着郭世越的肩膀说：“多亏了你，把病给我‘摸’出来了。”几个月前，秦建川曾在店里定制过一套西装。测量肩膀和背部尺寸时，郭世越发现秦建川的背部右侧有一个明显的鼓包，便询问他近期是否受过伤。秦建川回答：“没有伤，但最近这边总是痒，偶尔有点疼。”郭世越听后，建议他去医院做个检查。检查结果证实秦建川背部有一个良性脂肪瘤，因为发现及时，手术后很快便痊愈了。在这之后，秦建川把身边每个有定制西装需求的朋友都推荐到郭世越的店里，他也会时不时来店里坐坐。

定制就一定是奢侈品吗？郭世越的答案是否定的。

独立创业后，郭世越坚持提升自己在量体、制版方面的能力，同时他也明白，“其实大部分人不选择定制的原因就是价格太贵。”他跑遍了区内外的多家工厂，在保证工艺品质的基础上降低成本，为顾客提供多档面料选择，把动辄大几千甚至上万元的定制西装价格控制在2000元左右。

如今，郭世越和店里的伙伴经常能收到顾客婚礼、会议上的真实返图，他说，“顾客发的每张照片都是我们最好的广告，也是我们坚持做下去的动力。”除了西装和衬衣，他也在计划拓展POLO衫、行政夹克等日常款式服装的定制服务。那根陪伴他见证无数幸福时刻的皮尺，仍将继续陪伴他挑战新的困难，迎接更多高光时刻。



与顾客耐心沟通，根据客户体型特点调整西装肩部尺寸。



从面料到版型，郭世越坚持个性化定制，让顾客在定制服务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抹光。



郭世越在工作间与同事讨论订单细节，核对客户信息。



刘玉凤手持毛笔为丝绣堆绣胸针点染色彩。



以丝绣堆绣技艺创新打造的特色文创产品，让非遗传承真正活在当下。

刘玉凤： 三次创业改变命运

本报记者 马丽 付杨 李宏亮 文/图

“刘老师，您看这颗葡萄的配色浓不浓？”5月25日，在银川市西夏区丝语堆艺阁工作室里，学员举起手中的作品问。刘玉凤放下手中的活计走过来，端详后说：“很好，你进步很大！”

谁也想不到，眼前神采奕奕的刘玉凤，是丝绣堆绣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，16年前曾因家人重病、自己失业而一度陷入绝境。但生活的苦难没有打败她，先后三次创业，靠着自尊和顽强的韧劲，刘玉凤用双手打拼出一片属于自己的艺术天地。

2007年以前，双腿残疾的刘玉凤经营着一家干洗店，生活平静而幸福。然而，家人突发重病，她不得不关门歇业照顾病人。

“那时候感觉天塌了。”回忆起那段日子，刘玉凤说，“我们一家失去了经济来源，又面临巨额的医疗开支。”

就在人生最低谷时，一个偶然的机会改变了刘玉凤的命运轨迹。2007年，她参加了银川市残联组织的手工制作培训班，当北京来的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展示丝绣堆绣技艺时，刘玉凤被深深震撼了。

“我一眼就喜欢上了这门手艺。”刘玉凤说。她记下老师的联系方式，随后在带家人去北京治病的6个月里，她联系到老师，一边照顾病人，一边挤出时间系统学习这门技艺。

回到银川后，刘玉凤没有停下脚步。她买来一堆关于丝绣堆绣技艺的碟片、书籍，自学钻研。每次残联组织助残活动，她都带着作品参加。在有人看中她的作品并表示想购买后，刘玉凤看到了商机。2010年3月，她筹资开起了自己转行后的第一家小店。然而好景不长，由于缺乏市场经验，仅经营了7个月，店铺就因销售不佳而关门。

在最困难的时刻，银川市残联向刘玉凤伸出援手。2010年12月，她成为市残联特聘的丝绣堆绣技艺老师。“残联出资出力组织培训班，我负责教学。也是从那时起，我把丝绣堆绣当作毕生要坚持的事业。”为了节省开支，刘玉凤在西夏区星光巷租下一间16平方米的小门面，成立了工作室，开始生产丝绣手工艺品，并

送到一些销售点寄卖。她和学员们的作品还被选送到中国·阿拉伯国家经贸论坛（现为“中国—阿拉伯国家博览会”）的销售展位，大受欢迎。“那时候像做梦一样，既惊喜又感慨，原来我们的丝绣堆绣这么受欢迎，一切努力都没有白费。”刘玉凤说。

然而命运再次跟她开了个玩笑。2017年至2020年，因腿部手术，刘玉凤的事业再次停摆。“手术做完效果不理想，工作室被迫关门了。”

2020年，自治区残联的工作人员找到刘玉凤，鼓励她第三次创业。“你的技艺可能就这么荒废了，有什么困难跟我们说，我们支持你。”听到这番话，刘玉凤热泪在眼眶里打滚，“那时候我真正理解了，为什么残疾人都把残联称作‘娘家人’，残联真的是一次又一次救我于水火之中。”

在自治区残联和西夏区文萃南街社区的支持下，刘玉凤信心更足了。她创办了银川市丝语堆艺阁工作室，吸纳多名残疾人学员，开展丝绣堆绣职业技能培训。她们以中国水墨画中的花鸟、吉祥图案为灵感创作作品，同时融入葡萄、枸杞等宁夏特色元素，开发符合年轻人审美的文创产品。

“学员们在我这里学会丝绣堆绣技艺后，可以接订单，把工作带回家去做，工资计件支付。”这些年，刘玉凤培训了上千名学生，带动200多人就业，其中大部分是残疾人。“残疾人做事都很认真，缺的就是机会。”刘玉凤说，“因为我自己得到过残联的帮助，所以也希望帮助更多的残疾人朋友。”

如今，刘玉凤工作室设计生产的丝绣堆绣工艺品不仅销往北京、成都、杭州等多个城市，还被选入厦门红点设计博物馆展出。来宁夏旅游的游客还可以在西夏陵、贺兰山岩画、漫葡小镇等景点购买她的创意作品。

从默默无闻到非遗代表性传承人，从失业在家到就业带头人，刘玉凤用三次创业改变了自己的命运。她手中一件件精美的丝绣堆绣作品，不仅展现了传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美绝妙，更诉说着一个残疾女性不屈不挠的奋斗故事。